

歷代名臣奏疏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五

明太史王錫爵擇

王昭素治世養身對

宋太祖開寶三年

昭素有學行帝召見便殿命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欽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 温叟過明德門對

宋太祖開寶四年

劉温叟重厚方正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

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過欲示
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及卒有司請除中丞
帝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

張齊賢條陳十事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曰下并
汾二曰富民三曰封建四曰敦孝五曰舉賢六曰太學
七曰藉田八曰選良吏九曰懲奸十曰謹刑內四說稱
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
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
汝為相也至是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下第帝不

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張齊賢諫取凶萌疏

太平興國五年

畧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
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
盡由兵歎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
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
本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
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
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未安內
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

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
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田錫上軍國朝廷議 太平興國六年

錫爲左拾遺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言軍國要務者一
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安撫而大
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合諫官
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軒紀言
勳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
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臣願擇
材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闢西苑廣御池臣願言令

無本廳即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
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
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吏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
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嚴於背遂減徒
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
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式今宜少晦以避讒忌錫
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姚坦假山諷 太平興國八年

益王帝第五子元傑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
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

問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

田錫應詔直言

宋太宗雍熙元年

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致理誰敢不謂之致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

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
諫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
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
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田錫開寶寺塔疏

宋太宗端拱二年

塔藏舍利也疏云衆謂金碧燦煌臣以為塗膏寡血

田錫上不雨言

宋太宗端拱二年

自秋徂冬不雨錫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
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人之失而規過未能君宰不悅

○錢若水竭誠報國對 唐太宗淳化四年

帝謂士之學古入官，紆青拖紫，足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呂蒙正上元直言 宋太宗至道元年

春正月，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廢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盛衰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

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朱台符對直言疏略

宋真宗咸平二年

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尊將相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妄費百端動作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憲耻未甚立法堙畫一之條吏無潤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不可一二舉也

何亮安邊書

宋真宗咸平四年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發上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控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夷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湮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挾諸戎不得貢馬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

忠也請築葭蘆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輔臣咸以靈州爲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

陳恕錢穀對

宋真宗咸平六年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加之

李沆憂勤議

宋真宗景德元年

時西北用兵或至盱食叅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

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爲不然沈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孫奭諫封禪疏

宋真宗祥符四年

初帝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職能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

奸臣以先帝嘗傳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
北平胡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乃卑辭厚
幣求和於契丹感國靈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
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
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群臣爭奏祥
瑞輿又言方今野雞山廡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
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
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國
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志而不能從

孫沔直言

宋仁宗景祐二年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七

身... 史... 王晉申... 或然云以

霽天威用存國體。蹶入責知。衡山縣。汙未知。後上書曰。
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
禁書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
紀綱。負朝廷之禘。失徒備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
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
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和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
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善之慶。抑宦寺
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永州。

夏竦經畧夏州十策

宋仁宗寶元元年

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喻
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
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爲兵以代東兵七
增置弓手壯丁以脩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
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并邊冗兵冗官以
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

○范仲淹論邊事

宋仁宗康定元年

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
入乘關中之虛東沮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
枕矣爲今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

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
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
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
可知也

蔡襄增置諫官疏

宋仁宗慶曆元年

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
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歐陽脩王素余靖三人忠
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
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毋
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寔

歐陽脩進朋黨論

宋仁宗慶曆元年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然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貨財。同利時暫，相黨引以為朋，偽也。及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備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蔡襄論進賢退邪

宋仁宗慶曆元年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

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呼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
能閉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
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
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
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
和扁難責效矣

趙師民罷崇政殿說書疏

宋仁宗慶曆四年

帝自元昊及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曰帝王
治國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
臣等不復得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

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

宋祁上科舉議

宋仁宗慶曆四年

教不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以
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
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
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
矣簡程式則闕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
專於記誦矣

韓琦議和守戰三策

宋仁宗慶曆四年

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

為權宜戰守為末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請京師以備之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全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用

孫抃手疏論時弊

宋仁宗皇祐五年

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諒者所謂才無乃是乎若然臣不能也

社稷遺疏

宋仁宗嘉祐二年

無以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

變文體

宋仁宗嘉祐二年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溢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及歐陽修知貢舉遂痛加裁抑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僥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韓琦請建皇嗣疏

宋仁宗嘉祐三年

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范鎮雖解

言職請之益切而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帝不答

劉敞諫日食用牲於社疏

宋仁宗嘉祐四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帝避殿不受朝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群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

禮從諸侯之制，行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王安石萬言書

宋仁宗嘉祐五年

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司馬光三劄

宋仁宗嘉祐六年

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
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
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
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
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
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
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
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之元
沈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

年而朝廷紀綱猶有廢缺閭里窮民尤有怨嘆意者群
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
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
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有
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
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
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
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
之有

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

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官不無不張臣請伏面欺之誅。

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

五規

宋仁宗嘉祐六年

一曰保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

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

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其始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

三曰遠謀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兩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整其政治也

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五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司馬光請建儲嗣疏

宋仁宗嘉祐六年

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

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韓琦請太后還政

宋英宗治平元年

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向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即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水也

群臣濮王典禮議

宋英宗治平二年

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頃允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

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者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手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

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尚以高

官大國譙國襄國僚遊茲封太夫人放之古今爲宜稱
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
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
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
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
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
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
皇考六月甲寅至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
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司馬光直言災異疏

宋英宗治平二年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異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願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權陛下於

衆人中并爲天子。惟以后數宮主託陛下。而梓宮在。已失太后歡心。長宮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文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

呂誨論尊漢王禮

宋英宗治平三年

太后手詔尊漢王禮爲漢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

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
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
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於人主今復以移於母后政
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
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誥待罪

○論節用 宋神宗熙寧元年

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
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
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
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

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素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遂不復辭。

當弼治道對

宋神宗熙寧二年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母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

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

邵雍論氣候

宋神宗熙寧二年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

蘇轍論免役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立免役法詔劉彛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戶又將

後之邪不聽、

○呂誨劾王安石疏

宋仁宗熙寧二年

初王安石既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禫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授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疏安石十事初托

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遜避承重任而不辭二也請坐講自尊三也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黜異己專權改害七也奏對不知敬畏爭論遂致謫譴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計司乃欲額外增負十也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

名臣奏議 卷之三
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

蘇轍論行均輸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賈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高之額，所損必多矣。

○范純仁論行均輸法疏

宋神宗熙寧二年

純仁言：臣常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掇克生靈，斂怨生禍。

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意合者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哉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蘇轍諫行青苗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入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一如陝西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所轄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

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乃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
餘糧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
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
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
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
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
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
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一錢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
法是在而患不修公誠詎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劉

晏之功可立埃也。

富弼論君子小人

宋神宗熙寧二年

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
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
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

韓琦請罷青苗法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
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
戶上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

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性
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
絕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
抑勤而上戶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
督責同保均倍之患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
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
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司馬光論守法

宋神宗熙寧三年

時帝御通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
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行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馬光論青苗法弊

宋神宗熙寧三年

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
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
不願則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
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爲
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司馬光求解樞密副使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
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

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孫覺條奏誤認周官泉府之妄

宋神宗熙寧三年

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爲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賦九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

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程顥論新法之非

宋神宗熙寧三年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姦正者乎正使求僥倖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

○蘇軾三言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慮求治太急聽言太過進人太銳頓鎮以安靜待

事之末流後歷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蘇軾新法不便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軾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仁祖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故升遐

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

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

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

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

臺諫所言當隨天下公議今者切論沸騰然讜交至公

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

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坐臣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

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

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

○呂陶對賢良方正策

宋仁宗熙寧三年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大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

、范鎮乞致仕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

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
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詔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
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
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執政不悅孔文
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
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進殘民之術又表謝
客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蔽任老成爲
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
逸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王拱辰諫立保甲法

宋神宗熙寧三年

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司馬光四不如此

宋神宗熙寧四年

司馬光判西京留臺，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

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
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
之忠。哀攻之者謂之讒。愚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
愚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
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即歸洛。自是
絕口不論事。

呂誨引疾喻政疏

宋神熙寧四年

誨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安
於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寔成風痺。遂艱行。

步非祗憚跋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

○○劉摯劾王安石疏

宋仁宗熙寧四年

劉摯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念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興矣又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精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

一物得其安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久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辦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僇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上流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

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
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
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文彥博論變舊典失

宋神宗熙寧六年

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
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
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及市場司
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周利於市
緡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
物議所非者乎

鄭俠上流民圖

宋神宗熙寧七年

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竝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爲圖奏疏詣閣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惶惶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反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千萬里之外陛下觀臣

臣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
後觀圖長吁歎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
府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場司農發常平倉青苗免後
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聞之謹呼相賀

韓琦條陳邊策七事疏

宋神宗熙寧七年

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卹彼見形生
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
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勦保甲四也築河北
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
將七也臣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富

強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
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
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者釋以其疑益養民愛力選
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
振威武恢復故疆懣累朝之宿憤矣

○王安國特召對

宋神宗熙寧八年

初安國仕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
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王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
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

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之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王安禮言星變疏

宋神宗熙寧八年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

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
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帝覽疏嘉嘆、
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
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近習蔽其君、
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司馬光論去五者弊法

宋神宗熙寧九年

光自洛貽書吳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
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
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
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

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矣今不治遂爲痼疾矣、

呂公著論寬刑疏

宋神宗元豐元年

公著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况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於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于緜百福于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帝繼嗣不庸故及之

富弼休兵息民疏 宋神宗元豐六年

弼遺表曰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勳風去年永樂之後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羗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呂公著答太后遺使迎問對

宋神宗元豐八年

公著言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
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
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
之宜不難矣乃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
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

司馬光奏罷保甲法

宋神宗元豐八年

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
家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
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藉鄉村之民二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
又令三路置都教塲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
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爲名聚之
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
幾盡廢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奏十科舉士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
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
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
惟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

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
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
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嚴可備著述
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
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
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
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
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
舉之罪

司馬光奏罷明法科

宋哲宗元祐元年

光言取士之法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
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
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
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
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令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
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蘇軾論役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
財十室九空聚歛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
常在官不得專功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

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願，不可差。第不當於願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程頤親賢疏

宋哲宗元祐元年

願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智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成養聖德。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

宋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

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
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
而士行自美矣、

韓維四思對

宋哲宗元祐元年

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臨哀太后勞問
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
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
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
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程頤修定學制

宋哲宗元祐元年

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更師齋立觀光法如是之數十條

草安置呂惠卿制

宋哲宗元祐元年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窮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奸兵喜緣○聚散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

輸之政自同商賈。羊寔之禍。卞及鷄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繇。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鼠。天下傳誦稱快焉。

○程頤請就崇政廷和殿講讀

宋哲宗元祐二年

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廷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皆坐講。立講之

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倖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常安民孤棟巨石喻

宋哲宗元祐三年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必憂笑惟謙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

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
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
於朝以勝小人恐端士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
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
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
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乃武三思一得志
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一禍也今用賢如
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貞之才不得一行
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
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

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

○范純仁極言朋黨之禍

宋哲宗元祐三年

純仁言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袁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固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升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亡明黨之禍。

○范祖禹諫權罷經筵疏

宋哲宗元祐四年

會夏暑。權罷經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弊繫他日治

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
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
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
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

○蘇轍諫調停疏

宋哲宗元祐五年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意之欲
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轍面斥
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
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繫之則難
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互必將戕害正

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范祖禹諫防離間疏

宋哲宗元祐八年

時太皇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言。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息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

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
言曰太皇不當改元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奪間之
言不可聽也陛下初位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
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
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遂亦以衆言遂
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
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群愚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
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
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視政事小人乘間伺
隙正在此時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

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見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

范純仁論先朝行青苗法害

宋哲宗元祐八年

純仁趨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何如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

○范純仁詆群小排宣仁時事疏

宋哲宗祐八年

時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

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
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
誠薄俗

○三 大防論祖宗家法

宋哲宗元祐八年

帝御通英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
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
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
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
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

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
與入輦本朝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
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
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
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
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范純仁諫中出用大臣

宋哲宗紹聖元年

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
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不仁者
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常安民論蔡京疏

宋哲宗紹聖二年

安民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未見信也

○許將論本朝治道

宋哲宗紹聖四年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爲問將對曰二代固有過但祖宗以來

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范純仁清心寡欲疏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范純禮論元祐諸臣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范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矣推行之或有失

嘗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
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
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
不可不深察也

陳朝老論何執中疏

宋徽宗大觀三年

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
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
執中雖不敢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
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

所能起手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
經體贊元是猶以蒼負山多見其不勝也

曹輔諫帝微行疏

宋徽宗宣和元年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
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
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
陌郊洞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
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食合則為腹
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蓋一當
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違包藏禍心雖神靈再譖然亦

損威傷重之况有臣子不忍言者乎可不戒哉

○宋昭上書諫伐遼

宋徽宗宣和四年

童貫帥師伐遼、使人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得計可乎、救災恤憐、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

楊時救時策

宋徽宗宣和五年

楊時為通英殿說書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
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
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抑又甚焉凡元祐
之政事著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
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
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
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
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
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一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
可恃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

李綱上時事疏

宋徽宗宣和七年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絃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時議金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陳東請誅六賊書

宋徽宗宣和七年

大學生陳東率諸生伏闕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

名臣表 卷之五
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
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
謝天下帝嘉納之

○楊時奏罷王安石配享疏

宋欽宗靖康元年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
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
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
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
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
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

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以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王安石配享。

○崔鷗極論闕失疏

宋欽宗靖康元年

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說取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

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祐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起復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關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烈矣尚忍使其餘盡破壞乎京

姦邪之計大類玉莽而心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何臬論三鎮

宋欽宗靖康元年

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中山太原河澗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臬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李綱請堅壁拒金議

宋欽宗靖康元年

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窰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激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